

葡萄成熟時 【散文類】 佳作 應華系 黃培甄

刺鼻的消毒水味，充斥在眾人間。

我一手提著行李，一手牽著阿嬤，我倆緩緩從澄清醫院的大門口走出。等待去取車的父親到來。不久，熟悉的休旅車停在面前，阿嬤藉著我及父親的攙扶，算是順利坐上後座。出發前，我不忘給阿嬤戴上前幾日新買的頸枕，降低她乘車時的不適。

一路上，我播放著她最近愛聽的台語新歌。可能是因為在醫院悶了兩晚的緣故，我二人高歌，彷彿處在行動 KTV。遇到過高的音調，兩人默契的闔上嘴；遇到過低的，則是自動高八度唱著。這時的她，還有力氣唱歌。

回到了家，我陪著她走進她那一天內待超過十二小時的臥室。剛吃完母親端來的晚餐。接下來，才是對她而言的地獄襲來。

我一一將孩子們的”愛”端上。

首先是父親親手沖泡的薑黃水。雖說是薑黃水，但裡面早已加了阿嬤最愛的營養奶粉，以及小姑姑買的補體素跟蛋白粉，還有為了掩

蓋薑黃味的蜂蜜。這可是阿嬤抱怨很久才有的傑作。比起之前，各成一杯，除了換來一直跑廁所的後果，她幾乎感覺不到有什麼成效。

啊，有。薑黃味總是佔滿她的口腔，讓她知道，她還有味覺。

接下來才是重頭戲。阿嬤先乾吞了小姑姑讓她一天吃一包的珍珠粉，給自己一點心理準備。隨後，接下我手上那一小罐濃到化不開的“黑色”補品”。儘管我總是以“偏方”稱呼它。但阿嬤更傾向前者，畢竟那是自己最心愛的大女兒給自己買的。尤其從妹妹(我的姨婆)口中得知，自家大女兒花了六位數買下，也就更捨不得縱容它在角落積灰。

一部八點檔的功夫，才足以讓阿嬤全數吞下那僅僅二十毫升的“補品”，其中還不乏塞火龍果到嘴裡嚼著。似乎只有這樣，才能稍稍抹去它強烈的存在感。有別於薑黃水的苦澀，“補品”根本是在挑戰她味蕾的極限。噙口的程度全掛在了她緊鎖的眉頭間，彷彿全世界的中藥全濃縮在小罐子裡。阿嬤止不住的乾嘔，大力地拍打著那瘦的僅剩骨頭的胸口。我遞上溫水及火龍果，讓她別再喝，她搖搖頭，下一

秒又自顧自的啜飲。她知道，我對”補品”的厭惡更添了幾分，因為它使她更痛，但她沒多加在意。

睡前，阿嬤靠著助行器，一步一步往廁所走去。我熟門熟路的替她開燈、放上前陣子父親買的馬桶坐墊，最後抽好衛生紙，提前交至她手上。因為兩天前的阿嬤一覺醒來發現，她已經無法大幅度轉身了。放在馬桶水箱上的衛生紙，像是在嘲笑她的自不量力。上完廁所洗好手，她開始刷牙，滿水槽的甜菜紅水，反映著她到底吃了多少火龍果。但只有她知道，火龍果味好洗掉，薑黃跟補品就不是這麼簡單了。

凌晨四點，阿嬤再次睜開眼，叫著我的名字，一次、兩次……。

她知道，太陽升起前，我是不會甘願起床了。但她不會責怪，畢竟在這個晚上，我已經爬起來了兩次，只為了解決她的尿意。無奈的阿嬤，摸到已經習慣躺在床頭伴她入眠的手機，滑開螢幕，撥出置頂聯絡人的號碼。約略三秒後，隔壁房間鈴聲響起，父親沙啞的嗓音從手機傳出：「厚（閩語）。」隨後，他頂著一顆鳥巢頭、半睜著眼睛，睡眼惺忪的扶阿嬤起床，解決她的第三次。

今天你又更用力扶我了—阿嬤這麼想著。就算他事後說沒有，但她真實地感受到撕裂感，她相信自己沒錯。我為什麼如此清楚？因為某人第二天一早就向我抱怨自己兒子多不貼心。

天又亮了，但對她而言已經沒有太大的意義。今天父親說，檢查報告顯示，她只是年紀到了，骨質疏鬆，身體才會怎麼動都不舒服。

這句話如果放在半個月前，她興許還會信這麼一回。

不過前段日子，她還可以拄著阿公從市場買回來的柺杖，走到附近的雜貨店，坐在老闆娘長期放在門口的木頭長椅上，與鄰居們閒聊。更別說半年前，她甚至可以騎機車出門，活像個正常的人。

如今，卻只能在這四面牆裡，倒數著，儘管不知道終點在哪。

說到出門，阿嬤驚覺自己已經近半年沒去巡視家裡的葡萄園了。也不知道前幾天的陣雨吹落了多少葡萄？更不知道丈夫忙不忙得過來、請不請得到工人？

她問了問自從考完試就一直沒去學校，反而二十四小時黏在她身邊的我

：「妳阿公都沒問我的狀況喔？」

：「他知道啊！」我回。

：「那他怎麼都沒有上來看我？」

她還是忍不住問出她最在乎的問題。畢竟同床共枕這麼多年，全在兩年前阿公因為腳傷，而搬到一樓的客房，再也沒有進出過主臥，甚至上樓。現在的她連獨自離開房間都沒辦法，更別說是看到他。

：「他來看妳好幾次了，只是來的時候妳都在睡覺啦！」

我故作輕鬆狀回答。她沒發現我嘴角後的那抹悲傷，更不會知道，我是因為她不分時間且時數越長的睡眠所以悲傷。

每天，阿嬤照常分別跟大、小姑姑視訊，聊天內容小至今天八點檔進展，大至抱怨我做的飯越來越難吃。比較特別的是，某天我的摯友打了視訊電話過來，說是想跟阿嬤打招呼。阿嬤接過手機，熟稔的跟手機裡的人聊天。向對自己的孫女一般。通話的尾聲，用著摯友的媽媽唱著〈葡萄成熟時〉的嗓音作為背景音樂，她倆約好：

待到葡萄成熟時，一定要來家裡作客，到時阿嬤挑特等的葡萄當

禮物。

很快，一天又要結束了。我趕在日落前將阿嬤帶到浴室洗澡。她坐在父親買的洗澡椅上，可能是不想成為家人負擔這個信念深植於心，也可能是自尊心作祟，她硬是拿著於她而言都過重的濕毛巾跟蓮蓬頭，一點一點的洗著上半身。可惜，下半身她是怎麼都沒輒了，只得任由我接手。我努力洗去每天為她抹的精油所帶來的油膩感，她一邊讚嘆台灣長照補助有多好，一邊與我達成協議，只待周末小姑姑回來，再抹她買的精油，因為真的聞到噁心了。

這時的阿嬤還不知道，用不了一個禮拜，自己的病情嚴重到足以讓小女兒每天下班就開車往娘家衝，只為了珍惜餘生的每一分時光。

晚上，我端上自己煮的晚餐。她吃了一口，很是憤怒

：「妳這個菜就沒有放鹽啊！跟妳說了很多次，做事不要散散慢慢的！」

我僅是抿唇，沒有多說什麼。這時的她依舊沒發現，其實我往菜裡放了比平時多三倍的鹽。她更沒有發現，今天的她又比昨天兇了幾

分，想把身上的痛全化為怒氣似的，以為這樣，可以比較不痛。

沒多久，父親下班了。他從朋友那收到可拆式的電動單人病床及氣墊床墊。平時的她連單人彈簧床都嫌棄了，只因為那東西像極了病床。

但這次，她輕易的妥協了。理由很簡單，她痛到怕了。

接下來，阿嬤已經懶得數日子了。她只知道，父親買了便盆椅。現在的她，已經開始在臥室裡大小便了。一段時間後，她已經不再堅持每天洗澡，過上了二十四小時都被囚禁在盒子裡的生活。再接下來，她開始不懂，為什麼我在晚上讓她吃早飯；她不懂，為什麼她不過眨眼間，兒媳(我的母親)又端來新的飯菜；她更不懂，明明我就站在她面前，我卻口口聲聲說自己是她兒媳。最無法理解的是，每當父親抱著她坐上便盆椅時，她理應碰一下都痛，但為什麼，她卻叫不出來呢？是因為眼裡的空洞替她吸收了一切嗎？

最終，我們放棄理解。

一天正午，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輕盈，難得睡了個好覺。我親

眼看著她，由醒，到睡。由痛苦，到解脫。

但可能是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，她就連睡覺，都沒能完全的闔上眼，像是急著要答案的孩子。額頭上的紅光，似是表現她的迫切。

然而她再也不會知道，她那如同辛苦爬到山頭，最後卻躍下懸崖的身體狀況，是因為乳癌骨轉，等到發現時，已經是四期；她再也不會知道，她能這麼早出院，是因為父親那輩選擇居家照護，放棄治療，他們太了解阿嬤了，知道她想要的選擇是什麼。

最後，阿嬤再也不會知道，在她隨風而眠時，葡萄尚未成熟。

但阿嬤其實沒這麼傻。

當我口述她睡前所吩咐的金錢分配時，父親他們就知道，她知道得太透徹。並非因為我們沒申請居家照護員，反倒親力親為；更並非營養品們急遽增多。只是單純因為，孩子們的小心思終究躲不過她的雙眼；更因為她的身體直接告訴她：這次的病，跟以往的不一樣。

最後的最後，阿嬤才是知道最深的那個。

附件一

中原大學 110 年度普仁崗文藝獎參賽報名表

參賽編號：_____（由主辦單位填寫）

姓名：黃培甄	
學號：10957106	系級：應用華語學系一甲
行動電話：0979-007985	
E-MAIL：im 101089@gmail.com 數字	
投稿類別	☐ 新詩類 ☒ 散文類 ☐ 小說類
	作品名稱：葡萄成熟時
	☐ 攝影類 作品名稱： 創作理念說明：
	☐ 書法類 作品名稱：

作者簽名：黃培甄（親簽） 交件日期：110 年 5 月 7 日

參賽聲明書

本人 黃培甄 同意遵循「中原大學普仁崗文藝獎比賽」之參賽各項規範。參賽之創作成果，同意由中原大學擁有合法且完整之著作財產權；並承諾不對中原大學行使著作人格權，且同意無償授權主辦單位得以任何形式行使出版、著作、公開展示及發行各類型態媒體宣傳之權利。

本人並保證參賽作品之內容、引用資料、圖片或其他資訊，無不法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或其他權益。如有違反或不符競賽須知或涉及仿冒、抄襲等情事，主辦單位得取消參賽之權利，並召集評審委員議處，取消獲獎資格，追回已頒發之獎狀、獎金等獎勵。

聲明人：黃培甄 (親筆簽名)

學 號：10957106

身分證字號：K223122163 (非台灣身份者請填居留證號)

聯絡電話：(行動) 0979-007985 (市話) (04)2589-3780

戶籍地址：苗栗縣卓蘭鎮豐田里6鄰豐田85號

中 華 民 國 110 年 5 月 7 日